



左图：《无线电》封面图。

你是无线电的行家，你有从历史的角度考据写过一个无线电简史。我从小就热爱无线电，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杂志就叫《无线电》。就是在这个小小的无线电里，它能够把我们的梦想变成一种现实，你看这就又把现实和浪漫生活结合在一起了。

熟悉的陌生人

问：在科幻作品中怎么去更好地体现这种生活？在严老师和马老师所接触到的科幻作品当中，现在这部分是大家很重视的因素吗？

马伯庸：我觉得它其实是取决于你要创作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有些作品是可以特别接地气，看起来特别的亲切。但是有些作品可能就不太一样，毕竟科幻作品始终还是要以人类投向群星的目光为落脚点。

所以说很多作品，比如说像《星球大战》，比如说像我最喜欢的一部科幻小说，是美国物理学家兼科幻小说家罗伯特·福沃德的《龙蛋》。罗伯特·福沃德的这部作品讲的是在遥远的外太空有一颗中子星，它的表面重力是地球的670亿倍。中子星上诞生了属于这种巨大重力下

的特定生物。它的进化速度非常快，你可以理解为是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人类宇航员无意中来到了这颗星球，结果导致这颗星球上的生物从人类那里获得了科学技术，迅速地发展起属于自己的文明。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他们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人类。最后，他们以神的形象出现在人类的宇航员面前，对宇航员说感谢你们的到来，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你们了，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些技术我不能轻易给你，否则会导致你们文明的一个问题，然后就直接飞升而走了。

就这样一个故事，它是对未来宇宙秩序的另外一种描述，也就是大刘刘慈欣讲的“黑暗森林”，是非常现实、非常阴冷的那么一种科幻小说。

所以我觉得对科幻小说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不是能够带给我们经验之外的感受，或者说经验之外的这种惊喜，那这种惊喜又可以通过很多种途径实现。

天瑞说符可以用这种接地气的方式，刘慈欣可以用那种非常冷峻、非常理性的方式，而有的作家可以用特别社会化的描述来表达，就是任何一个作者我觉得都可以用他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显现，但最重要的是说科幻作品是不是能够推动我们的想象力投向远方。

严锋：我非常同意马伯庸的这种说法，但是我可以从传统文学的角度进一步做出呼应。我们讲到文学就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文学是源于现实，又要高于现实。还有一种说法，文学就是写熟悉的陌生人，就是熟悉的陌生，我觉得这里面其实道尽了一切，这个文学艺术就是

熟悉的陌生、超现实的现实。

但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平衡，而且在不同的时代，它的结合点在哪里？它的平衡点在哪里？你就说刘慈欣，他写的好像是最遥远的黑暗森林，但其实里面有现实，而且他写三体世界，就写那里的三体人的生活怎么脱水，还是以我们的现实为参照的。所以他让那个超现实的现实、遥远的现实、熟悉的陌生，最后又回到我们熟悉的领域。

但是你用科幻的眼睛去看的时候，可能比你用现实的眼睛看的时候更触目惊心，因为它有一种视觉体验感官的放大增强，或者说叫维度的提升。

如果说过去我们还能满足于《红楼梦》《金瓶梅》，那么今天我们需要《科幻红楼梦》《奇幻金瓶梅》《赛博三国演义》。

当然科幻小说也有很多很现实的，比如刘慈欣的《乡村教师》，它的前半部是非常现实的。还有一篇叫《赡养上帝》，写上帝来到中国北方农村，农村大娘一开始见来了客人还挺客气，后来这个上帝蹭吃蹭喝，她就给他脸色看，各种故事很土味，却又很科幻，这种碰撞，特别有张力，特别有味道。

这种味道我觉得在天瑞说符的作品当中就表现得很多。比如他小说里有个异次元的少女，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熟悉的陌生。她像一个游戏人物，但又真的是一个新时代的少女。我们想象中的美少女就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我特别喜欢她是一个女英雄的形象，她又不是特别强大，不是肌肉发达的那种，她和我们是平等的关系，没有压迫感。✎